民族应团结，汉藏本一家——读《雪山大地》有感

雪山不语，却见证着不同语言的心跳共振；草原无言，却孕育着跨越民族的血脉相连。《雪山大地》的字里行间，藏着汉藏同胞根连根、心连心的岁月长歌。——题记

若说有一本书能让“民族团结”走出抽象的话语，化作可触可感的温度，那一定是杨志军的《雪山大地》。这部斩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，以青海牧区为舞台，用三代人的生命轨迹串联起汉藏同胞的相处日常——没有激昂的口号，只有帐篷里飘出的酥油茶香；没有刻意的煽情，只有危难时递来的一件藏袍。当我循着文字走进这片雪山草原，才真正懂得，“汉藏一家”从不是写在纸上的标语，而是刻在草原泥土里、融进同胞骨血中的生活本身。

汉藏情谊从不是刻意搭建的桥梁，而是危难中“共抵风雪”的本能。“父亲”强巴初到牧区便遭遇暴雪，狂风卷雪粒如刀割，他骑马迷路冻至半僵，怀中干粮结冰。就在绝望之际，藏族头人角巴带着牧民赶来：有人解下藏袍裹住他，有人将他架上马用体温焐暖冻僵手脚，有人递上带着温度的糌粑。帐篷里，牛粪火燃起，酥油茶咕嘟冒泡，醇厚香气混着烟火气，成了强巴在草原的第一份温暖。这份温暖很快化作双向奔赴，桑杰家小儿子突发急腹症，草原缺医少药，强巴二话不说背起孩子往几十里外县城跑。深冬雪路又滑又陡，他摔了无数跤，却始终紧紧护住孩子。到医院时，他浑身是泥、嘴唇发紫，却笑着说：“咱们是一家人，该做的。”正如角巴所言：“雪山上的雪水养牛羊，草原人不管说汉话藏话，心跳都是一个节奏。”

还有一次，草原突发鼠疫，恐慌像乌云一样笼罩着牧区。强巴第一时间联系县城医院，可药品和医护人员一时难以抵达。角巴没有丝毫犹豫，带着藏族牧民们配合强巴做好防疫：有人帮忙圈定隔离区，用羊毛毡搭建临时病房；有人背着背篓，挨家挨户发放强巴带来的消毒粉，用不太流利的汉话叮嘱“要撒在门口”；还有年轻牧民自发组成巡逻队，防止不知情的人闯入隔离区。苗医生则穿着简陋的防护衣，日夜守在临时病房里，既给病人治疗，又用藏语安抚他们的情绪。当县城的医护人员赶到时，看到的是汉藏同胞并肩作战的场景——强巴和角巴正一起抬着病人转移，苗医生和藏族妇女们在清点药品，巡逻队的牧民们还不忘给医护人员递上热酥油茶。这场防疫战，没有民族之分，只有“守住草原家人”的共同信念。

日常烟火气，更把“汉藏一家”的温情熬成刻进骨子里的习惯。“母亲”苗医生本是西宁知名外科医生，到草原后将手术刀换成装草药的奶桶。牧民缺医少药，无论老人咳嗽、孩子发烧还是妇女难产，喊一声“苗医生”她总能及时赶到。藏族妇女卓玛难产，她在暗潮土坯房跪三天三夜接生，累得瘫坐地上，卓玛丈夫此后常给她送糌粑以表感激。苗医生还学着用草原方式守护牧民：将汉医药草汁混酥油给伤者涂抹，用藏语写药方教牧民认读。为救治偏远牧区麻风病人，她主动申请去隔离区，即便感染也毫无怨言。弥留之际，藏族老阿妈们围在病床边转经筒、念经文，把珍贵珊瑚串戴在她手腕——此刻没有民族界限，只有对“苗阿妈”的心疼。

草原上的赛马节，更是汉藏情谊的“催化剂”。每年盛夏，牧民们都会穿上盛装，带着自家的好马齐聚草原。强巴一家总会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：苗医生会熬制一大桶解暑的草药茶，“我”和姐姐则跟着藏族小伙伴学编彩色的马鬃绳。比赛时，汉族老师和藏族牧民一起坐在山坡上呐喊助威，汉族孩子和藏族孩子追着马群跑，累了就挤在帐篷里分享糌粑和汉族带来的饼干。有一年，汉族老师带来了相机，给每个牧民家庭都拍了照。当照片洗出来送到牧民手里时，他们捧着照片笑得合不拢嘴，还拉着老师的手，非要请他喝自家酿的青稞酒。赛马节结束后，角巴特意把强巴家的照片挂在帐篷最显眼的地方，笑着说：“这是我们草原上的全家福。”

强巴创办的帐篷学校，则是汉藏文化交融的“小天地”。汉族老师学唱《格萨尔王》，藏族孩子学写汉字“家”；春天认草药，用汉藏双语讲其用处；冬天围炉而坐，藏族孩子讲雪山传说，汉族老师讲城里故事。汉族老师教“团结”二字时，藏族少年才让说：“是我帮你捡铅笔，你帮我背书包。”老师补充：“也是汉藏像左手右手，永远不分开。”后来才让考上大学又回到草原教书，他对孩子说：“草原是共同的家，汉藏都是家里的孩子。”这句话像种子，在孩子们心里扎根。

学校里的孩子们还一起做了一件“大事”——为草原上的孤儿搭建“阳光帐篷”。藏族孤儿格桑和汉族孤儿小雨在学校相识，两人总是形影不离。才让老师发现后，提议孩子们一起为像格桑和小雨这样的孤儿建一个温暖的家。孩子们立刻行动起来：藏族孩子跟着大人学搭建帐篷，汉族孩子则画画、做手工装饰帐篷；有人从家里带来酥油和奶渣，有人把自己的书本和玩具捐出来。当“阳光帐篷”建好那天，格桑拉着小雨的手说：“现在我们有新家了，有很多很多家人。”那一刻，不同民族的孩子围在帐篷前唱歌跳舞，帐篷上挂着的汉藏双语“家”字，在阳光下格外耀眼。

这份“一家亲”的信念，在三代人间代代相传，成为守护、建设草原的共同力量。强巴的孩子——“我”，放弃城市回到草原推广生态养殖，带着牧民种草、养牦牛、科学管草场；藏族姑娘梅朵是“我”的伙伴与爱人，以汉藏双语搭建沟通桥梁，两人一起走村串户讲生态保护，规划生态旅游，让牧民日子越来越好。草原修公路需占草场，部分牧民不理解，“我”和梅朵挨家沟通：梅朵用藏语讲公路带来的便利，“我”拿图纸说公路旁种沙棘能护草场、增收益。藏族老阿爸拉着“我”的手说：“强巴的孩子，我们信你，就像信强巴一样。”公路开工后，汉族工人和藏族牧民一起干活吃饭，工地上汉藏话交织的笑声不断。

后来，草原上成立了“汉藏合作社”，“我”和梅朵担任负责人。合作社里，汉族技术员教牧民们使用现代化的挤奶设备，藏族牧民则教汉族技术员识别草原上的野菜和草药；汉族商人带来了外面的市场信息，帮牧民把牦牛肉、酥油卖到更远的地方，藏族牧民则把自家的青稞、奶酪分给汉族伙伴。有一次，合作社的牦牛得了传染病，汉族技术员连夜从县城赶来，和藏族兽医一起解剖、配药，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，终于控制住了疫情。牧民们感动地说：“合作社不是生意场，是咱们汉藏同胞的‘连心社’。”

合上书页，阿尼玛卿雪山的影子仍在眼前，草原经幡随风飘拂，“扎西德勒”似从书页中传出。《雪山大地》不用华丽辞藻歌颂民族团结，却用真实故事诉说：它是暴雪里的藏袍、病榻前的酥油茶、课堂上的“一家人”，是防疫时的并肩作战、赛马节的欢声笑语、合作社里的互帮互助，更是三代人对草原的共同守护。正如书中所写：“雪山不会因语言不同拒阳光，草原不会因民族不同拒脚步。”这片雪山大地上，汉藏同胞早已像芨芨草般根连根、心连心，他们用行动证明，民族应团结，汉藏本一家——这份情谊藏在岁月褶皱、刻在草原土地，更融在中华儿女血脉，永远不会褪色。

作者 电子信息3班 刘玮 联系电话19373766513